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漓江出版社

西南剧展

下册

·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

西南剧展

下 册

广西戏剧研究室 主编
广西桂林图书馆

编选者
丘振声 吴辰海 唐国英

漓江出版社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西南剧展

(共二册)

广西戏剧研究室 主编

广西桂林图书馆

编选者

丘振声 吴辰海 唐国英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30.25印张 插页6 738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 册

书号：10256·84 定价：3.65 元

目 录

第三辑 剧目评论

人面桃花

- 旧剧新话 陈志良 (3)
论《油漆未干》 明之 (10)
《油漆未干》
——剧展的第一出戏 燕鸣 (13)
《油漆未干》二三事 叔孙如莹 (16)
谈《油漆未干》

- 关于艺术品的“地方色” 程嘉哲 (19)
《油漆未干》 田汉等 集体批评 (21)
《油漆未干》自我批评

- 顺答田汉先生等批评家
..... 广东省立艺专同人 韦基执笔 (27)
《旧家》观后 本朝古人 (33)
《旧家》寸评 林焕平 (35)
《雷雨》、《家》和《旧家》 龙万积 (37)
《旧家》后记 欧阳予倩 (40)
《太平天国》 秦似等 集体批评 (44)
三月书简

- 给桂林凯声剧团演出《茶花女》的朋友们 骆宾基 (50)
茶花女——时代的祭品
并及创作的问题 林焕平 (54)
茶花女的爱恨 龙万积 (58)

- 《茶花女》的粤语演出 明之 (60)
评两个《茶花女》的演出 梁良 (63)
《家》 田汉等 集体批评 (68)
欢迎剧宣四队《家》的演出 孟超 (72)
剧宣四队的《家》 张子敏 (74)
从《家》谈到兴家 丘山 (76)
《家》的演出 魏曼青 (79)
《家》：时代背景及现实意义 何家槐 (81)
《日出》里的人们 傅耿 (85)
从《日出》看曹禺 徐慧 (90)
舞台上的《大雷雨》 明之 (93)
从《茶花女》到《大雷雨》 林焕平 (97)
苏瓦洛夫不死 叔孙如莹 (101)
《百胜将军》

——一部杰出的国防史剧 高宇 (103)
门外谈剧

- 写在《百胜将军》演出后 陈闻 (106)
《百胜将军》在舞台上 余干哲 克 (109)
广东艺专演出《百胜将军》的我见 博望 (112)
再谈《百胜将军》 田汉 (117)
《百胜将军》的舞台设计 何国光 (119)
《江汉渔歌》的剧作和演出 孟超等 集体批评 (123)
《胜利进行曲》评 田汉等 集体批评 (127)
《胜利进行曲》评 乐菜 (131)
《胜利进行曲》

——一个军人的意见 刘劭 (137)
一个外国人的观后感

——《胜利进行曲》参加“西南剧展”的批评

- 赖贻恩神父著 南宫乔译(140)
- 关于《胜利进行曲》 乃 心(142)
- 《胜利进行曲》小史 董 柯(145)
- 门外人语
- 评《法西斯细菌》 司马文森(150)
- 《法西斯细菌》 明 之(154)
- 《法西斯细菌》导演手记 卓 献(157)
- 看三个剧宣队的戏
- 《家》、《胜利进行曲》、《法西斯细菌》 何 泛(161)
- 指头傀儡戏观后 穆木天(166)
- 傀儡戏排演记 王冬林(169)
- 《洪宣娇》演出小论 黄 耳(172)
- 论《鞭》 明 之(176)
- 论《雾重庆》 梁 山(178)
- 我看了一个坏戏
- 《鞭》观后杂感 梁 欣(183)
- 一个抗议
- 读《我看了一个坏戏》之后 刘 平(184)
- 《沉渊》短论 牛 尊(186)
- 《沉渊》演出人语 郑长庚(188)
- 边地风光
- 苗、瑶、侗、傈僳民谣舞踊前记 紫 光(189)
- 评广西特种歌舞之演出 本朝古人(193)
- 论《愁城记》剧作及九队的演出 田 汉等 集体批评(196)
- 评《愁城记》
- 剧本及演出 雷 特(199)
- 我看《愁城记》 章 引(205)
- 谈《愁城记》的排演

——并寄五队弟兄们	赵 明(208)
演出者赘言	剧宣九队(221)
介绍《恋爱与道德》	培 良(222)
评介《恋爱与道德》	观 者(226)
不要离开人民	
——观《恋爱与道德》有感	雷 特(229)
舞台上的异国情调	
——《皮革马林》的分析与批评	明 之(230)
看了《皮革马林》	江 滔(233)
《皮革马林》	钱 子(237)
《皮革马林》和《恋爱与道德》	林焕平(240)
早春的花朵	
——介绍“中实”和他们的《飞花曲》	王冬林(244)
写在《飞花曲》上演后	秋 鸥(246)
《飞花曲》	汤榕年(248)
《飞花曲》观感	张碧衍(250)
春天的记忆	
——《飞花曲》代序	洗 群(522)
《飞花曲》出版广告	(255)
《两面人》的剧本、导演、演出	汤榕年(256)
评《两面人》	雷 特(259)
观《两面人》	郭沫若(262)
评艺大的《蜕变》	
——门外人语之二	司马文森(264)
略论《蜕变》的写作技巧	李 门(267)
《蜕变》中的孔秋萍	禾 草(271)
两个《蜕变》在剧展	
——由剧本到演出	秋 鸥(273)

历史的讽刺

- 《蜕变》剧本读后感 洪 洪(278)
《水乡吟》观后 明 之(281)
谈夏衍的《水乡吟》 李昌庆(283)
从剧宣七队的演出说到新歌剧运动 陈志良(286)
《戏剧春秋》评介 张 然(290)
从戏剧运动中看一个人
——感于《戏剧春秋》 周 既(293)
论《戏剧春秋》中的春秋笔法 田 鲁(295)
《戏剧春秋》 江 莺(300)
陆大哥颂
——观《戏剧春秋》彩排后 田 汉(305)
《戏剧春秋》先读所感 杜 镜若(310)
谈《戏剧春秋》 章 翌(313)

第四辑 剧人回忆

- 向反动势力示威的联合大会演 夏 衍(321)
回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瞿白音 田念萱(322)
喜共同舟竞上游
——忆西南剧展与剧宣九队 吕 夏(353)
忆西南剧展 张 客(360)
西南剧展的前前后后 秦 似(371)
柳州排戏迎剧展 桂林盛会写春秋 李 超(379)
回忆桂林文化城的几个片断 陈述冬(384)
西南剧展未发表的宣言 赵铭彝(387)

《江汉渔歌》是这样发展的	田 汉(389)
配合抗日战争宣传的《木兰从军》	欧阳予倩(391)
关于《塞上风云》	阳翰笙(394)
《诗人与国王》在西南剧展中	
——并忆温涛同志	吴荻舟(395)
傀儡剧《诗人与国王》的演出	
——纪念木刻家温涛同志	杨秋人(402)
抗敌演剧队的歌舞剧活动	徐洗尘 秋 枫(404)
广东戏剧团队和西南剧展	李 门(408)
回忆参加西南剧展点滴	乔 穗(412)
民生桥畔数春秋	
——回忆“七政大”	莫广智(418)
西南剧展中的平剧	李紫贵(421)
烽火中的盛会	
——回忆西南戏剧展览会	欧阳敬如(428)
“不畏风波世路艰”	
——忆西南剧展二三事	周云鹏(433)
西南剧展接待工作忆旧	蒋柯夫(436)
记西南剧展漓江郊游	石 炎(442)
附录：	
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活动的空前大检阅	
——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	吴立德 邓小飞(447)
编后记	
	(465)

第三辑

剧目评论



人面桃花

——旧剧新话

陈志良

旧剧中的《人面桃花》一剧，描写崔护在清明日踏青游春，遇见绝色女子，假酒渴求饮之名，与之攀谈，双方即行钟情。及第二年清明，崔护游春又去探访，则门墙依旧，桃花仍艳，而玉人已杳，乃题“人面桃花”之句于门而去。女归见诗而病，竟至于死；崔护往吊，一哭而女苏，终成眷属。情节缠绵悱恻，简单之中，亦波澜叠起，终则才子佳人，结成佳偶。所以历代戏剧家，以此编成戏曲者，无代无之。按崔护之事，最初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因为情节离奇，而终以至情感动，女得复苏，成为眷属，故《本事诗》中列为情感第一之中。按《本事诗》中崔护故事的原文云：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官，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

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而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人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人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动，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这是后来各种《人面桃花》戏剧的根本。这也是最富于言情戏剧性的，所以宋后根据此段故事而写戏剧，为数颇多。为武林旧事载有《宋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崔护六么》及《崔护逍遥乐》两种，想也不能出此范围，可惜已不传了。之后以此为题材的戏剧，有《登楼记》、《题目记》、《桃花庄》、《桃花人面》、《崔护渴浆》、《玉杵记》等等。《传奇汇考》关于这些戏剧的说明如：

《登楼记》云：“庄宅佣书，庄女慕琼，全与舍怀玉《桃花记》（良按《传奇汇考》未载）相似。但彼改姓名曰春晋，而此戏曰崔护，此其相异者也。关目亦彼此，而此曲或先有《登楼记》，而怀玉又加改窜，未可知也。”——卷五

《崔护渴浆》云：“元人白文笔之子朴撰，朴字仁甫，真定人，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大卿。又其

时尚仲贤著有《崔护渴浆》剧，仲贤亦真定人，为江浙行省务官。所记皆即《本事诗》中事，标出酒渴求浆以为名也。后人因此缘饰，有作《登楼记》者，有作《题门记》者，有作《桃花庄》者，有作《桃花人面》者，要皆脱胎于此。缘《本事诗》中未□时代，故或以为与王维友，或以为与裴航友，而女子姓氏，随意撰出，不可为典要也。”——六卷

这条记出自仁甫与尚仲贤两位元代大戏剧家的简单履历，及其所作的“崔护”戏剧，大都为研究元代戏曲所未提到的，颇为名贵。所谓“与王维友”者，即指《题门记》一剧而言。

按明初所作的《题门记》，一名《桃花庄》，除根据了《本事诗》中崔护故事之外，又创造出王摩诘与楚莲香一段情节，《传奇汇考》（卷下）亦详载其事节云：

《题门记》一名《桃花庄》，明初旧本，载崔护题“人面桃花”之句于门，故曰“题门”，以其所居为桃花庄，故又曰《桃花庄》云。所载崔护事，实出《本事诗》，已详《桃花人面》剧中矣（良按：石印本《传奇汇考》未有著录）。其与《登楼记》颇相异，与本事亦微□同，又撰出王维楚莲香一段情迹。本事崔护写字，亦未言其为官，此剧云，护字长卿，现任中书舍人。与翰林王维，高士孟浩然至契。妓楚莲香者，维所厚也，三人同访之。相挈偕游紫陌坡，莲香出扇索诗，维题句云：“轻风细雨湿梅花，骤马先过碧玉家。正值楚王官里至，门前初下七香车。”（原注：按此维集中佳句，作者因此幻出楚莲香，亦设想至巧）遂以诗扇为媒与莲香订婚姻之约。护闻谢家庄桃花盛放，与二人别，单骑往观。庄园主人谢雄字磐石，妻秦氏，女娇英，婢春红（原注：《本事诗》原无姓名，《登楼记》曰庄慕琼，《桃花人面》曰叶秦儿，此曰谢娇英，皆系造出）。春红在门首看花，娇英在

门内，护得窥见，托以酒渴求浆（原注：此又借裴航事），□言相闻，护颇留意，而娇英已情钟于护矣。执戟花汝石者，强劫莲香，莲香母女遁入谢宅，各询姓氏，莲香为言崔舍人尝与王摩诘语女□遇事，语未毕而花仆劫莲香去，莲香令母以维扇还维。甫入花门，西台銜史金紫章已先奏罪恶（原注：花金两人，皆系撰出），承旨籍没，莲香遂入官侍杨贵妃（原注：皆系撰出）。崔护逾年复至谢庄，父女皆扫墓，护不见女，遂题门而去。女归见诗，感疾危笃，延巫降神。婢说巫以故，巫托神语，为其父母言之，父怒责婢，乃道崔护姓名，及上年求浆，前月题门事。未久女气绝，而护复来访，父子出治棺具，母听婢言，令护入哭，女乃复苏（原注：《本事诗》云其父，未说有母，此与小异。又云：冥司唤女，问状查簿，当与崔婚，即令土地送还，按《牡丹亭》冥判一折本此）。父还，遂订婚约，而郭子仪□诗吐蕃，奏为参军，遂未及娶而别去。维浩置酒饯别，维已将题门前后情景，绘成长卷，录护诗于上，浩即书“春游奇遇”四字于卷首，以赠其行。是日方饮，鱼朝思遣人□护为母作志，护峻却之，元载遣人□维为父八十寿文，维又却之。两人大怒，协谋欲害王崔。会崔监军得胜，而手卷偶遗战场中，军士拾得，闻鱼好尝画，以鬻于鱼。鱼因与元奏闻于朝，言护废职闲游，引诱民间妇女；维恣□□，玷辱名门闺秀。明皇留手卷不□，俟细访定夺。会因吐蕃扫荡，海宇升平，观荷太液池，楚莲香忽坠诗扇于地，盖即王维所题。维尝奉命为官人写真（原注：按维并无写真事），以扇复归莲香也。明皇览而问其故，莲香奏曰：“本与维有婚姻之约。”又问既与王维订婚，鱼朝思所□手卷□有王维，后有崔护，知其然否？莲香复细奏题目始末。明皇欲成全二人，闻维入翰林，夜至院中排筵奏乐，适维拉浩在院，避伏床下，呼出令诵所作诗，授以翰林

待诏（原注：按浩在维所，适帝至，伏床下，已而呼出令诵诗，乃诵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云云。帝曰：“卿不求朕，朕未尝弃卿，何不曰：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遂听其还山，未尝受职也。排宴奏乐，借用□珪事，授翰林待诏，以借李白供奉翰林事）。问维与浩以崔护题门，及维题扇事，维浩具以实对，明皇乃令孟浩为媒，以楚莲香敕赐王维，配为夫妇，即令王维同孟浩为媒，资春游手卷，并金帛花红为聘，送崔护至谢家庄成媒，崔护乃奏捷玉京，遂谐配偶。

这本戏剧的情节，离奇曲折，各行脚色，各种场面，甚么都有，可算为最优秀的剧本，如在舞台演出，成绩定能惊人。

所谓与裴航为友者，指《玉杵记》而言，系将崔护与裴航两人的故事，合而为一。《传奇汇考》卷六亦载其事，而予考证，其词云：

《玉杵记》云：“明末余姚人杨之炯作，合裴航崔护事为一以□□玉杵四，聘仙女云英，故云玉杵记。玉杵事迹，详载《蓝桥记》中（良按：亦见《传奇汇考》卷六）。崔护事迹详载“登楼”“题门”二记中。作者据此相合，盖航遇老嫗之女，护遇老父之女，映射有情，联缀生色也。航事出裴，传奇，乃后来作小说戏剧之祖。先遇樊夫人于鄂渚，后遇云英于蓝桥。巢烟之诗笺，卞老之书问，玉兔之捣药，仙洞之会烟，事迹甚多，故用为正面；护所遇女，但有清明前后二番，且即护与父女三人，事简而节短，故用为侧面。其关键相似者，茅屋宦官之下，求浆求饮，擎瓯捧盃，以解相如之渴，或揭箔微窥，或设床命坐，足缩不去之态，言挑不对之情，虽仙凡道殊，如出一辙。又皆以七绝诗以供点染，宜乎

攢为合锦，联作双环□。云英有姓字，《桃花人面》之女本无所考，《登楼记》作庄慕琼，杂剧又作叶秦儿，此仍采《登楼》姓名，从众所闻也。裴航之传，载明长庆年间本事。于崔护举进士第，亦未点出年代。《题门》以王维为护之友，亦是空中悬揣。此记又以航□传，是宪穆闲人，皆不可为典要。又因航传中云：“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因指护为相国家子弟与航交契，此亦取巧善生法□，不为无根也。裴航诗：

向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屏障；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

樊夫人答诗：

一□琼浆□感生，元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京。

崔护诗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良按：《本事诗》原诗第三句，作“人面而今何处去？”与一般所传者有异。）

在《蓝桥记》中，裴航先遇樊夫人，作诗追求，后遇云英，取得玉杵捣药而定婚，同登仙界，故事也非常之优美，引人入胜。此记与崔护合并而叙，更为生色了。可惜这本戏现在已无法见到了。

查《传奇汇考》一书，首尾不全，不知编辑者姓氏，全系戏曲的提要，考正〔证〕亦精。据青木正儿云：“此书王国维童康各得旧抄残本，京都帝国大学借抄之，后上海古今书室出石印本，比抄本不足。”我根据者即为古今书室的石印本，没有《桃花人面》一剧的提要。

现在常演的平剧与桂剧的《人面桃花》，都是欧阳予倩先生